DOI:10.13530/j.cnki.jlis.2023003

公共图书馆在中国减贫事业中的作为、贡献与经验(1978—2020)

肖　鹏　赵庆香

摘　要　文章系统总结我国公共图书馆参与中国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与主要作为,旨在为走进"后扶贫时代"的图书馆事业提供历史维度的参考,为国际图书馆界贡献来自减贫领域的中国经验。1978至2020年中国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①摸索酝酿时期(1978—1992年),公共图书馆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初步得到重视,积极开展农业科技信息咨询等相关服务,参与扶贫开发;②制度成型时期(1993—2000年),尽管公共图书馆的角色在减贫政策中仍是"内嵌式"的,却在文化扶贫政策体系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并逐渐在部分大型扶贫项目中承担起主要建设任务;③行业觉醒时期(2001—2011年),政策引导与行业行动互为呼应,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话语与世界共识的"图书馆权利"同频共振,公共图书馆行业为中国特色减贫事业提供来自专门领域的思想和实践支撑;④全面参与时期(2012—2020年),在精准扶贫战略和脱贫攻坚总动员下,公共图书馆的行动和实践呈现出精准性、保障性、整合性等特征,开展的扶贫活动数量大、覆盖范围广、受益人群多,呈现全行业参与的趋势。中国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的主要贡献有:为国家减贫战略的落地提供了专业助力,为贫困人群的文化权利提供了关键保障,为国际图书馆界积累了成功的减贫经验。中国公共图书馆在过去40余年减贫历程中的经验可以总结为:①深度嵌入国家减贫战略框架,依托于国家政策规划与重大工程;②保持和激发公共图书馆的专业性,立足专业内涵开展创新实践;③循序渐进动态实施减贫行动,根据减贫阶段适时调整机构定位;④通过内部联合与外部合作,汇聚各方力量形成事业合力。参考文献67。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减贫　可持续发展目标　公共图书馆宣言

分类号　G259.2

Action, Contribution and Experienc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1978-2020)

XIAO Peng & ZHAO Qingx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main contribu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It aims to provide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China to further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narrow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chieve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and contribute Chinese experience from the fiel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ianship.

The authors divid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contribu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1978 to 2020 into four stages: 1) exploration period (1978-1992).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ol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通信作者:肖鹏,Email:xiaop25@mail.sysu.edu.cn,ORCID:0000-0002-6668-8122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XIAO Peng, Email:xiaop25@mail.sysu.edu.cn, ORCID:0000-0002-6668-8122)

rural construction was initially valued. Public libraries carried out agri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participated in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2) institutionalization period (1993-2000). Although the role of public libraries was still "embedd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they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cy system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egan to assume the main construction tasks in large-scale projects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3) industry awakening period (2001-2011). In this period, policy guidance and industry action echoed each other, and the discourse of "public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onated with the "library rights"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The public library industry provided more ideolog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rom specialized fields for the cau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4) full participation period (2012-2020). Under the general mobilization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ublic library industry participated deeply in poverty reduction.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t was shown that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were rather active and ha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previous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More specifically, public libraries have provided professional assistance in implementing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They also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ights which are important parts of human rights by offering fundament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ervices. Furthermor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are worth being shared with the whole world, inspiring it to make more endeavors in human poverty alleviation. Such experience could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points: 1) public libraries must be deeply embedded into the strategy framework of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2)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practice innovatively based on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3) public libraries ought to clarify their position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various stages and assist poverty alleviation gradually and dynamically; 4) public libraries need to collaborate within and beyond their netnork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the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67 ref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Poverty allevi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FLA-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2020 年底,中国如期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在中国减贫历程中,公共图书馆从未缺席,从文化、信息、科技等多个层面助力中国减贫事业,履行其机构使命与职责,在专业领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文旨在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减贫过程中的作用与贡献,为中国进一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提供历史维度的参考。从国际视角来看,本文还具有另一层意义——为国际图书馆行业参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中国经验,彰显公共图书馆在包容性社会中的重要价值[2]。

1　研究综述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学界、业界对贫困的内涵认知不断深化,世界各国的减贫思路和减贫范式也在持续发生转变。从总体上讲,文化与信息在减贫中的功用得到越来越多政策制定者和扶贫工作者的认同,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性随之凸显,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呈增长趋势。本

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总结现有研究成果。

第一,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工作的理论基础。早年对贫穷的认知主要集中在“收入无法维持生存”或“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等经济政治权利层面,随着 Schultz 和 Sen 等对“贫困”概念的反思与再构,公共图书馆等机构在减贫事业中的作用开始获得重视。Schultz 强调贫富的决定性因素是人自身的素质[3],而不是其他的生产要素,他将贫困及减贫的焦点放在“人”的维度上; Sen 则将贫困的定义延伸到能力贫困,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贫困人口“可行能力”(capability)的缺失[4]。不少学者在 Sen 的“能力贫困论”基础上发展形成“广义福利贫困”概念[5],从人的全面发展、基本权利、社会保障等角度衡量贫困,探索新的减贫模式。尽管公共图书馆可以也应该为经济建设服务[6],但在这种新的能力贫困语境下,公共图书馆主要还是作为文化与信息服务提供者、社会教育实施者获得关注——在中国本土实践中,这种重视往往通过“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等话语呈现[7,8]。此外,在贫困文化、信息贫困等相关理论研究中也或多或少涉及公共图书馆(或作为公共图书馆上位概念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但很少将其安放在中心位置[9-11]。总体上看,关于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关注参与减贫事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等问题的研究,其数量和深度都还有待加强。在当代的减贫话语中,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这种“不言自明”意味着需要更加具体、深化、系统的理论考察。

第二,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中的作用研究。通过对相关成果的梳理,大体可以将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中的作用归纳为四个方面。①助力产业发展,提高经济收入。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界和业界就注意到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普及农工业相关知识助力生产,加快科技脱贫致富的步伐[12,13]。这种认识对后来部分公共图书馆开展面向中小型乡镇企业和农民的参考咨询和科技信息服务具有一定启发。国际学界也普遍认为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信息或其他相关服务助力乡村经济建设[14]。②帮助贫困地区/个人获取信息,为人的发展赋能。信息获取是民众在信息时代的基本权益之一,在全球各地,公共图书馆都是保障信息权益的核心机构。Islam 探讨了社区发展图书馆(Community Development Library)在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强调它有益于“提高人们对社会问题和发展需求的认识,加快民众赋能的进程”[15];Jones 关注到社区图书馆为乌干达农村妇女提供了教育资源和服务,让这些身处极贫困区域的女性习得识字能力和工作技能,拥有一定的发展机会[16]。③实施文化扶贫,提高民众思想水平和文化素养。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文化扶贫的理念在我国逐渐兴起,部分区域率先开展智力扶贫、文化扶贫的试验和推广[17]。公共图书馆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文化扶贫的重要力量,在相关部门的政策话语中,公共图书馆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施文化扶贫的主要机构[18]。随着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文化扶贫被视为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之一[19,20]——这事实上是在国际主流的“信息扶贫”话语之外构建起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图书馆话语。④促进社会包容和平等,缓解贫困程度。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包容是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和重要追求。在数字社会的背景下,饶权、Mackenzie 和 Leitner 等多位专家明确指出,缩小数字鸿沟、促进数字包容是公共图书馆在信息社会的新使命[21]。Ruiu 和 Ragnedda 通过访谈发现,公共图书馆能够利用数字教育和数字基础设施等为居民提供增强数字能力的条件,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包容性,协同相关政策消除贫困以及社会/数字排斥[22]。还有研究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讨论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如 Wojciechowska 提出公共图书馆可以灵活地响应社区需求,以达到粘合社群、发展社会资本的作用,进而“帮助消除经济不平等,防止贫困和社会排斥”[23]。

第三,公共图书馆服务于中国减贫事业的

实践总结。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的案例总结在现有研究中占据很大比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研究都重视介绍和分享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扶贫实践成果[24,25]。2020年底出版的《脱贫攻坚与图书馆作为——全国图书馆扶贫案例集》一书精选了诸多案例,是"中国图书馆人在文化扶贫工作中的历史见证"。在相关案例资源日益丰富的基础上,还有一批学者着力总结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经验,如肖红凌讨论了贫困地区流动图书馆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强化制度保障、上移建设主体、推行专业管理等发展策略[26];严贝妮等总结省级公共图书馆"直接文化扶贫、间接文化扶贫与合作文化扶贫"等三种模式,提出通过"推进文化精准扶贫、打造扶贫馆员队伍、加强图书馆扶贫宣传推广、重视数字文化扶贫"等措施以进一步开展文化扶贫的建议[27];饶权等在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强调要从提高扶贫工作精细化水平、构筑一体化扶贫工作网络、激活扶贫对象内生活力等方面积极作为,呼吁面向"后扶贫时代"展开关于图书馆职责和行动的思考[21]。

综上所述,现有论著对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理论基础、在脱贫减贫中的功能和作用已有较为深入的考察,对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实践的个案梳理更成为相关研究之大宗。但当前研究普遍聚焦于一馆一地的经验凝练;从时间上看,案例或经验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十二五"与"十三五"时期;从学术话语上看,则以"文化扶贫"为主轴,缺少对公共图书馆在中国减贫事业中的作为和贡献的整体性回顾。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主要立足政策文本、经典案例、历史文献等,对公共图书馆参与中国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主要贡献、基本经验展开探索性研究。这一研究还融入了笔者近10年来在8个省份调研基层图书馆①的诸多见闻和经历,这些田野考察和主观体验是审视过去40多年历史的一面透镜。这些所见自不属于严格的历史资料,其引入甚至可能削弱历史再现的客观性,但身处图书馆学这一实践领域,面对隐没在显性数据之后的基层场景②,或许这种个体化体验和反思是必要的。通过这一探索性研究,笔者希望为"后扶贫时代"的减贫思路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经验总结,同时也为后续更具规范性和说服力的工作(如替代变量的发现与因果关系的验证)奠定基础。

2　公共图书馆参与中国减贫事业的历史分期

2020年底,中国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中的减贫目标[28],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减贫历程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辉煌篇章。从历史分期上看,中国减贫史研究一般以1978年改革开放、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的发布、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发布、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2013年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为阶段性里程碑,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减贫历程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

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历程是中国消除绝对贫困伟大历程的一部分,但由于行动主体的差异,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的历程又呈现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综合服务设施设立图书室,服务城乡居民。"一般来讲,官方数据统计中的"公共图书馆"为县级以上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不包含非独立建制的"图书室"。本文的"公共图书馆"遵循国际图书馆界的通则,不仅包含了县级及以上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也包括县级以下的街道/乡镇、村/社区的基层图书馆(室)等。

② 当前主流的图书馆统计数据一般不涉及基层图书馆(室)的相关数据。

出独有的行业特征。第一,从总体格局来看,公共图书馆所代表的文化与信息机构在减贫事业中的地位持续提升。一般认为,中国的减贫战略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与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精准扶贫”等阶段[29]。显然,以发展为导向、重视为贫困人口创造经济机会的开发式扶贫是中国减贫的核心战略,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减贫的边际效应开始下降”[30],保障性、精准化的减贫策略的意义也随之彰显,文化与信息事业逐步被纳入政策议程。第二,从行业内部来看,公共图书馆的行业意识和专业话语不断增强。笔者一直认为,理解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关键在于理解公共图书馆作为事业单位的“行政—专业”双重属性。将公共图书馆视为纯粹行政化机构绝不恰当,但过分夸大其专业化特征也是罔顾现实的,公共图书馆改革创新的关键恰恰是如何在“行政”与“专业”之间找到一条恰当的道路,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总分馆制”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得益于新千年以后的机构改革和行业觉醒,中国公共图书馆行业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释放了活力,行业意识和专业话语权有了质的提高,这一改变及其影响也充分贯穿于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后半程。

以上几个特征的发现和确认,有助于本文厘清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例如,下文以 1978 年作为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历史起点,正是从总体格局出发,突出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起点,其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减贫事业的整体进程;将 1993 年文化部成立“国家文化扶贫委员会”作为开启“制度探索时期”的关键事件,则是依据“文化事业在减贫工作中地位持续提高”这一行业特征;“行业觉醒时期”的划定是对新千年以来公共图书馆专业话语迅猛发展的回应;“全面参与时期”以 2012 年为起点,体现了保障性扶贫、精准扶贫等减贫战略对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深远影响。根据上述思路,本文将 1978 至 2020 年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包括“摸索酝酿时期”“制度成型时期”“行业觉醒时期”和“全面参与时期”。

2.1 摸索酝酿时期(1978—1992 年)

摸索酝酿时期以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始,到 1993 年文化部成立“国家文化扶贫委员会”之前为止。在十年特殊时期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国各领域都处于恢复重建之中,公共图书馆的激活和复苏也恰在 1978 年前后。尽管 1980 年 5 月 26 日中央书记处第 23 次会议通过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已经关注到贫困地区对图书馆的需求,但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领域的主要工作还是恢复基本功能的运转,对减贫事业的直接参与和贡献较弱。而以 1986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为关键节点,中国整体的扶贫战略从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的角色发生变化,各地公共图书馆开始积极参与到“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等国家工程之中。具体来讲,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改革开放初期,公共图书馆在新时期农村建设与发展中的潜在价值已经初步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1985 年之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贫困基数大、贫困发生率高,减贫效应主要是通过农业经济改革等重大体制改革实现的[31]。1980 年的《汇报提纲》特别指出,“八亿农村人口的看书学习,至今还是个未能很好解决的大问题”“农村图书室没有县图书馆的图书下去流通”。与之相呼应,1981 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在更宏观的层面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除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物质生活的需要,还要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生活的需要”,要求“各地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需要,逐步建立起群众艺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但当时由于经济等各方面的窘迫,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十分艰难。例如,1980 年

《文化部关于加强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非常有远见地指出当时的"文化战线既缺少设施,队伍也不健全,与农村新的形势和群众的需要很不适应",要"逐步把小城镇建设成农村文化中心""有步骤地、因陋就简地建设一些影剧场、图书室、展览室、文娱活动室、体育场等"。从"因陋就简"这四个字中,足以窥得当时的不易。

第二,随着开发式扶贫战略的确立,公共图书馆在减贫工作和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升。《汇报提纲》之后,尽管公共图书馆在减贫的相关文件中仍内嵌于科技扶贫、智力扶贫等概念之中,较少被单独点出,但其在国家建设和农村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文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里有了一席之地。198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列有"增加智力投资"一项,关注贫困地区的教育和科技问题;1986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之后,中国减贫模式从救济式扶贫转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发式扶贫,强调扶贫对象的主体作用,此后公共图书馆逐步展现其在扶贫中的用武之地;1987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提出从多个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解决温饱、脱贫致富,也提出了"劳动者智力开发""借助科学技术"等内容,掀起了公共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助力科技脱贫的浪潮。

此外,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随着国家日益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文化扶贫"理念和实践也开始兴起。例如,辛秋水在岳西县连云乡的文化扶贫实验影响深远,这一实验围绕科技图书室、阅报栏、使用技术培训中心等"三块文化扶贫基地"展开,具体工作内容几乎都与图书馆相关,与当时公共图书馆普遍开展的科技扶贫、信息扶贫服务也比较相似,但其布局和考量更为体系化,"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的理论凝练也更为深刻[17]。简言之,随着"文化扶贫"话语的逐步成型,公共图书馆在减贫政策中拥有了一定的地位,到 1992 年国家正式实施"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时,这一带有扶贫性质的文化工程已涉及边疆地区的图书馆建设。

第三,通过广泛开展农业科技信息、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等工作,公共图书馆在科教扶贫计划与工程中展现出独特的功能和作用。这一时期,为了实现扶贫开发、科教兴农,一系列重大工程与计划相继实施。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项目是 1986 年由国家科委组织实施的"星火计划"。该计划强调利用科学技术发展中小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全面推进农业经济发展。该计划一经启动,在主管部门的鼓励下,许多公共图书馆纷纷围绕科教兴农开展各项服务。1987 年 4 月,文化部、国家科委在湖北宜昌召开"全国图书馆信息工作暨为星火计划服务经验座谈会",总结了辽宁、吉林、湖南等地图书馆服务"星火计划"的工作情况,为全国文化主管部门、图书馆、科委、科技部门协作开展信息工作和服务经济建设提供了示范性经验[32]。

与"星火计划"相似的科技兴农项目还包括重在促进农牧渔业丰收、振兴农业的"丰收计划",强调农村教育改革、提高农民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燎原计划",等等,其中多数计划或工程都贯穿在此后数十年的国家减贫历程之中。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后期(对应本文的摸索酝酿时期、制度成型时期),社会整体的信息获取手段较为单一、信息资源不够丰富,公共图书馆在这些计划或工程中所起到的信息扶贫、科技扶贫功用非常亮眼,甚至无可替代。以辽宁省的公共图书馆为例,当时为农业经济生产服务所开展的主要措施包括为农民发放借书证,编印并发送农业生产资料,开展咨询服务和科技信息交流活动,开展与农业和乡镇企业相关的课题研究等[33],还将上述工作经验汇编成《辽宁省公共图书馆为脱贫致富服务成果 100 例》。类似的举措和案例在全国范围都比较普遍,但这段历史远不如新千年以后的图书馆文化扶贫工作为人所熟知。

2.2　制度成型时期(1993—2000 年)

制度成型时期始于 1993 年文化部成立文化

扶贫委员会,到 2000 年国家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以下简称“八七计划”)中提出的基本解决农村 8 000 万人温饱问题的扶贫攻坚目标为止。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公共图书馆在信息扶贫、科教扶贫和文化扶贫中的功用得到初步发掘,但多为辅助性角色;而在这一时期,尽管公共图书馆的角色在减贫政策中仍是“内嵌式”的,却在文化扶贫政策体系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并开始在“万村书库”工程等文化扶贫大型项目中承担起主要建设任务。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随着扶贫开发的战略化和制度化,尤其是文化扶贫的话语确立,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有了明确的定位。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农村改革和扶贫开发的深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贫困人口的分布从此前的“普遍存在”转化为“明显的地缘性特征”[34],不均衡现象开始凸显。1994 年的“八七计划”作为我国第一个有明确的减贫目标、减贫对象、减贫措施和具体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35],提出要“改变教育文化卫生的落后状况”,明确“文化部门要为贫困地区安排一定的文化设施建设,坚持采取电影巡回放映队、文化流动车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改善群众文化生活”[36],表明文化扶贫已经成为减贫开发的战略手段之一。这一时期许多公共图书馆的减贫服务实质上是 80 年代“科教扶贫”“信息扶贫”的发展和延续,但随着文化扶贫政策的兴起,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第二,基层与农村图书馆建设成为“万村书库”工程等文化扶贫项目的主体内容。文化扶贫委员会的成立“填补了我国扶贫工作的一个空白”[37],也由此开启了公共图书馆减贫制度化和体系化的进程。文化扶贫委员会在文化部和多个部门的领导、组织与协作下,实施了多个文化扶贫工程,其中第一个项目就是以基层图书馆(室)为中心的“万村书库”工程。该工程由文化扶贫委员会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共青团中央等单位联合发起,目标是在全国村级行政单位中建立起两万个小型图书馆,并向每座图书馆赠书 100 种[38]。该工程同时还围绕图书馆展开了一些工作,让农民“有书读”(如专门编写“中国农村书库”系列图书,充实农村馆藏)[39]、“会用书”(如组织大学生担当“万村文化使者”,面向农民开展读书征文活动,帮助农民用好图书,提升科学文化素质)[40]。到 1996 年,该工程已经在全国 25 000 个村(约占当时全国行政村的 3%)建立起小型图书室,每个图书室获赠约 100 种图书[37];到 2007 年,该工程在全国建立起近 9 万个图书室[39],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扶贫项目之一。除了“万村书屋”工程之外,这一时期的“知识工程”“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 等项目也都将图书馆(室)建设作为核心内容之一,以促进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

第三,“县县有图书馆”重新成为我国文化保障和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的关键目标。在 1980 年的《汇报提纲》乃至更早的“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工作学大庆会议”(1977 年)上,县级图书馆在图书馆体系中的作用就已经受到关注。1982 年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前瞻性地从国家建设层面提出,在“六五”期间要基本做到“县县有图书馆和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但在当时这一任务是艰巨的,最终出台的“六五计划”将其调整为“目前尚无公共图书馆的省、市、县,要逐步建立起来”。到了“万村书库”工程等文化扶贫项目实施期间,县级图书馆的重要性愈加突出。要真正落实农村图书馆(室)和小型图书馆(室)的建设,必须依赖市级、县(区)级图书馆,其中与基层、农村“直径距离最短”的县级图书馆更是关键枢纽。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文化事业有了不小的进步,但与其他领域相比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于是在《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文化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文件中,“县县有图书馆”重新被提及,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的关键目标,并最终在 2012 年前后基

本实现。某种程度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许多涉及基层图书馆的项目或工程之所以缺乏持续性,正是"上通下达"的县级图书馆过于孱弱所致。可惜的是,尽管县级图书馆在文化扶贫中的地位相当关键,但由于财政、体制等方面的制约,直到今天县级图书馆虽然"建起来"了,却还没有充分解决"建得好"的问题。

2.3　行业觉醒时期(2001—2011 年)

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行业觉醒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由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与"由下而上"的行业行动互为呼应,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话语与世界共识的"图书馆权利"同频共振,谱写了新世纪公共图书馆事业高速发展新篇章。2001 年是这一时期的起点,是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正式印发,其目的是巩固温饱成果,改善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同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了首届中国社区乡镇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成立社区乡镇图书馆专业委员会。这一时期止于 2011 年,当年 2 月,《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正式印发,这一文件正式确立的免费开放政策兼具"全球公共图书馆的普遍服务原则"与"中国特色的机制创新"[41],可以被视为新世纪以来政策思路与行业思想、中国话语与世界共识深度融合的重要产物。具体来讲,该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随着文化扶贫在减贫政策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公共图书馆事业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机遇。经济扶贫方面,"到 2001 年,中国贫困县内的农村贫困人口占比已经从 1994 年的 73%下降到了 62%……中国将贫困瞄准目标从县转移到村,确定了 14.8 万个贫困村"[42]。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与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强调"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是增加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重要措施",在减贫事业中赋予了科技和文化扶贫工作更强的主体性地位。考察这一时期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可以发现,有两项议题最受关注。其一,因地制宜在基层打造稳固的、体系化的文化阵地(如综合文化站、文化活动室、文化服务中心等)。这种建立稳定阵地的做法,与"八七计划"中"安排一定的文化设施建设"和流动服务等举措相比,迈进了重要一步。此外,在"县县有图书馆"的目标基础上,还面向贫困地区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举措,如 2002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在继续坚持"要努力实现'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的目标"的同时,又提出在"经济欠发达、人口规模较小的县可将文化馆、图书馆合二为一建设""农村要因地制宜建设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地广人稀、人口分散的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边远山区和农牧区要积极发展流动文化车、汽车图书馆和流动剧场等",体现了国家推动文化事业深入基层的决心。其二,许多地方的基层图书馆业已建成,基层文化设施也开始运作,此时要考虑如何发挥它们的效用。在"万村书库"工程之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等更多大型文化工程应运而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的关键一环、作为落实相关政策与工程的重要抓手,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机遇。

第二,公共图书馆行业意识的觉醒与专业话语的再造,不仅助推其在减贫事业中的主体性地位继续增强,也为中国特色减贫事业提供了来自专门领域的思想和实践支撑。21 世纪初,肇始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百年庆典的新世纪图书馆运动兴起和发展[43],其深层次上也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确立、国家减贫事业的视角下移有着密切关系。以李国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当时部分地区图书馆欣欣向荣之时,关注到"县以下的公共图书馆、农村中小学图书馆等最基层的图书馆,却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并就此提出“新世纪图书馆运动需要解决的事业发展方向问题,是图书馆的普及化”[44]。可以说,公共图书馆行业意识的觉醒与专业话语的再造,本身就是其日益深入地被纳入国家减贫大局的结果之一。

与此同时,这些意识和话语又反过来为中国特色减贫事业提供支撑,谱写了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段历程。这些支撑主要包括四项。①为解决基层文化贫困问题提供了兼具实用性和专业化的方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时期学界、业界关于“总分馆制”的实践、研讨、争论和改进,最终将“县域总分馆制”写入《公共图书馆法》,甚至将这一解决思路拓展到文化馆和其他公共文化领域。②充实了减贫事业、文化扶贫等话语体系的专业内涵。2005 年以后形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话语,其部分原则与内容显然与新千年后形塑的公共图书馆思想体系有着密切的承继和联系;从 2005 年首届“百县馆长论坛”的“林州共识”开始,一系列面向县级与基层图书馆体系的共识文本也有着 21 世纪新图书馆运动的鲜明烙印。③自发构建了行业交流与服务的平台。以中国图书馆学会为例,不仅组织了相关的专业委员会,还从 2001 年开始连续举办“21 世纪中国沿海地区乡镇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中国社区乡镇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以及时至今日都是重要品牌的“百县馆长论坛”等;在 2006 年启动“基层图书馆培训志愿者行动”,也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45]。④围绕减贫开展了诸多创新探索。这一时期,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和行业组织开创了许多减贫新举措,如农村阅读辅导、异地建馆、流动图书车等,各具特色的帮扶行动有效改善了贫困边远地区以及基层薄弱地带的文化状况。

第三,公共图书馆在更多造福贫困地区的大型文化工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上一时期,“万村书屋”工程彰显了公共图书馆在文化扶贫中的积极作用。在新千年之后,文化领域的类似工程迅速增多,其中最具影响力、与减贫事业关系最为密切的工程有三个:“文化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和“农家书屋工程”。

公共图书馆在这些工程中都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首先,2002 年开始实施的“文化共享工程”,强调以共建共享的形式提供数字化文化资源,改善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2007 年,文化部和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将文化共享工程纳入扶贫攻坚计划。该工程主要依托各级公共图书馆,《关于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通知》明确要求“把实施‘共享工程’与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指出“实施‘共享工程’要依托现有的文化设施网点,以各级公共图书馆为实施主体”。其次,2003 到 2008 年,文化部和财政部开展了两期“送书下乡”工程,重在缓解“有馆无书”和“看书难”的问题[46]。2006 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该工程写入规划,指出“实施‘送书下乡工程’,重点面向西部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农村文化室配送图书”。该工程采用“专家选书、集中采购、统一装帧、直接配送”的方式,由国家图书馆的送书下乡工程全国图书配送中心实施,同样由图书馆行业主导。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专业性的觉醒,与以前的送书工作相比,这一工程重点考量了效率和成效问题,对受赠图书馆(室)提出了区域、空间、人员、服务等方面的要求[47]。最后,2007 年,中央文明办等八部委联合颁布《“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开始在全国建设“农家书屋”。至 2012 年,中央和地方为该工程投入超过 120 亿元,建成超过 60 万个农家书屋,基本上实现了村村覆盖[48]。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地区的农家书屋和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联系紧密,公共图书馆体系对农家书屋的建设和发展是有贡献的。2008 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明确指出,有条件的地区以农家书屋为基础,与县乡图书馆等联动组建服务网络,“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实行出

版物交流制度,扩大农民的阅读范围”。

2.4　全面参与时期(2012—2020 年)

这一时期开始于 2012 年前后,当时有两个关键文件相继出台,其中《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实现每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的目标;《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也提出,在“十二五”末,“努力形成比较完备的六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资源、经费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到了这一时期,减贫工作的主要任务从实现温饱转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49],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的行动随之全面铺开。在 2020 年底,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迈入一个崭新阶段。具体来讲,本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文化扶贫政策体系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日益完备,为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提出了明确的指引、要求,也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一时期,文化扶贫的主体性已经相当凸显,经过此前十余年的各项工程,公共图书馆在文化扶贫中的重要性也不断增强,相比之下,其与信息扶贫、科技扶贫政策的关联则有所减弱;与此同时,公共图书馆也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深刻嵌入到对应的政策体系之中。以上两方面的政策迅速涌现、互相渗透,既对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提出了指引和要求,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2015 年《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将“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任务之一,同时明确提出“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以广播电视服务网络、数字文化服务、乡土人才培养、流动文化服务、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文化帮扶等为重点,集中实施一批文化扶贫项目”。2017 年,文化部制定《“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指导文化扶贫工作,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提到继续加强“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保障基层图书馆网络互联互通,支持贫困地区实施图书馆总分馆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同年,《“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提出重点加强贫困地区公共图书馆的统筹规划建设,同时加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公共图书馆的流动服务设施设备,并在经费和人才上予以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公共图书馆法》更以立法形式明确规范政府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公共文化事业、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责任。

第二,公共图书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继续参与重要减贫工程,其行动和实践呈现出精准性、保障性、整合性等显著特征。2012 年以后,公共图书馆行业此前参与的多个重要工程均有延续、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地方图书馆学会也延续其行业行动和服务实践,但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调整,这些工作或行动呈现出新的特征。

首先是“精准性”。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同年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作为“深化改革,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的内容之一,文化扶贫与公共图书馆的相关工作也走向精准化。与这一特征呼应的公共图书馆扶贫案例包括:上海图书馆的《文化精准扶贫发展研究》报告和相关调研为文化扶贫精准化提供了支撑[50];首都图书馆与新疆、河北等地区图书馆开展对口帮扶、合作共建与定点支援[51];湖北省图书馆“相约乡读”以留守儿童的群体特征和精准需求为切入口,建立起系统化、日常化、常态化的家庭阅读推广项目[52],等等。

其次是“保障性”。保障式扶贫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于开放式扶贫而言的。这一时期,以公共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成为兜住农村和贫困地区文化底线的关键。其中,最能体现“保障性”的案例是各地的县域总分馆体系建设——这一工作始于行业觉醒时期,此时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涌现了诸多不同的地方模式,成为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提高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关键举措。

最后是“整合性”。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相关行动日益强调与其他机构的深度合作与资源服务整合。这与“中国采取了全政府和全社会的路径实现减贫目标”的路径、脱贫攻坚成为各部门和机构共同的重大政治任务密切相关[42],也是“公共文化服务”这一带有整合性的政策话语对公共图书馆及相关领域影响渐深的表现。2015 年,文化部等七部委发布《“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计划依托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以及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改善全国 839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公共文化服务;同年,中宣部会同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等部门启动实施“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也强调公共图书馆与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协同合作。

第三,公共图书馆行业全面参与减贫事业,涌现出诸多专业、创新的服务案例。公共图书馆行业专业性逐步深化,这种“专业性”在其参与减贫事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亮眼表现。一方面是行业组织的专业性引导持续加强。2016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十三五”规划纲要》印发,提出将“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助力其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以战略规划的形式细化落实国家的相关要求;同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成立“全国公共图书馆扶贫工作委员会”,为贫困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专门的行业指引。相关的培训班、学术研讨会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2017 年以“文化扶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全国图书馆扶贫工作研讨会和 2018 年组织的西部公共图书馆学术研讨会。

另一方面,在脱贫攻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各级公共图书馆发挥专业素养,围绕减贫任务开展了诸多富有创意、具备实效的扶贫活动。总体来讲,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活动数量大、覆盖范围广、受益人群多,呈现全行业参与的趋势。这里所列出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如重庆图书馆从 2018 年开始持续举办“书香筑梦乡村行”系列活动,通过馆长读报、口述电影和快乐阅读体验课,以及为老人、学生送书送物等方式,着力改善贫困乡镇的公共文化服务[53];辽宁省图书馆为“双盲、双贫”(文盲、视盲;经济贫困、精神贫困)群体发放数字听书机,开展个性化定制服务[54]100-108;浦东图书馆面向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展“飞翔计划”,山东省图书馆往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开展医疗健康等专题讲座,等等[54]。

3 中国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的主要贡献

3.1 为国家减贫战略的落地提供专业助力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减贫历程中,公共图书馆始终积极参与国家减贫行动、持续助力各地减贫工作。在摸索酝酿时期,尚处于恢复之中的公共图书馆就为开发式扶贫与“科技致富”提供了专业服务:通过流动服务为工农生产一线送书,为乡镇领导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编制文献普及科学知识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55];在制度成型时期,公共图书馆开始在“万村书屋”工程等文化扶贫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支持“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理念的落地;在行业觉醒时期,随着图书馆精神的复归与行业意识的发展,这种专业性更加鲜明,公共图书馆在总分馆建设、异地办馆、延伸服务、数字扶贫等多个方面展开深入探索,充实了各地文化减贫实践的专业内涵;在全面参与时期,公共图书馆全行业涌现了诸多精彩案例,充分发挥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方面的作用。总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都发挥了独特的专业作用;随着减贫进程的深入,其专业功能越加凸显、更为复合,最终成为文化扶贫、信息扶贫、科技扶贫的主要力量之一。

3.2　为贫困人群的文化权利提供关键保障

"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56],而文化权利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57]。在减贫历程中,我国公共图书馆持续关注贫困地区人群的发展权利,注重发挥机构职能,为他们提供文化权利保障。早年公共图书馆的减贫行动重在增加农村、边疆民族地区、山区等贫困地区的图书资源,保障贫困人群读书看报的权利。公共图书馆深度参与的"送书下乡工程""报刊下乡工程""万村书库工程""农家书屋"等,都是将书送到贫困地区,着力解决"有馆无书"问题。其中,"万村书库工程"作为中国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代表性举措之一,被写入1995年4月发布的《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38]。随着中国减贫事业的深入与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权利保障实践在"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愈加重视服务的供给、聚焦于"人"的发展。从上海浦东图书馆兼顾图书资源供给和阅读能力锻炼的"青鸟传书"少儿读书活动,到杭州图书馆将个性化赠书与阅读指导相结合的"温暖阅读"项目,都不是单一的送书送报;从吉林省图书馆聚焦脱贫致富的"扶贫大讲堂巡讲活动",到嘉兴市图书馆打造的一体化文化扶贫阅读服务[54],体系化、系统化的举措不断凸显。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讲,公共图书馆事业一直是中国人权事业的组成部分之一[58]。这意味着,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不仅为贫困人群的文化权利与发展权利提供保障,也为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实现提供支持。1996年以来,在多部政府人权白皮书中都有公共图书馆的相关内容。《1996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1998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都提到图书馆在保护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维护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从《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开始,在其后的多个白皮书中,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情况被常态化地列入"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版块或"发展权利"版块;在《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中,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国坚持以发展促人权的成就。

3.3　为国际图书馆界积累成功的减贫经验

联合国《2030年议程》提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在议程发布后,国际图联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为阐释图书馆的价值提供了极好的框架,也为参与战略政策讨论提供了机遇"的考虑,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国家与地区层面建设能力工作的核心"[59],并就此启动国际宣传项目(The International Advocacy Programme,IAP)等工作[60],呼吁全球图书馆积极参与实现联合国《2030年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国际图联的视角来看,图书馆如何参与"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是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关键议题,也是图书馆事业向世界各国申明其价值的重要契机。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的全面胜利、中国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所形成的成功实践,对于世界图书馆事业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4　公共图书馆助力中国减贫事业的经验总结

4.1　深度嵌入国家减贫战略框架

国际图书馆界一直重视宣传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在减贫方面的作用。早在2013年发布的《国际图联关于图书馆与发展的宣言》就强调:"获取信息是一项基本人权,可以打破贫穷及恶性循环,并支持可持续发展。在许多社区,图

书馆是唯一的地方,人们可以在那里访问信息,以求提高教育水平,培养新技能,寻找就业机会,开创事业和做出健康策略或洞察环境问题。”

不管是作为一个获取信息的机构,抑或是一种保障文化平等与信息公平的制度,公共图书馆要实现和发挥其在世界减贫事业中的作用,往往要依托于国家的政策规划与重大工程。中国公共图书馆成功助力减贫事业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经验,便是高瞻远瞩地把公共图书馆深度嵌入国家减贫战略框架之中。一方面,中国减贫道路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一直把减贫事业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责任,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国家行动”[28]。在这样“自上而下”的战略版图中,相关部门和图书馆积极探索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不同方式、不同路径,多维度激活图书馆(尤其是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一环的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的功能。早在新千年之前,公共图书馆已经在中国多个大型减贫工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新千年以后,公共图书馆更成为文化扶贫战略的核心行动主体之一——这种将公共图书馆深度纳入国家减贫重要战略的举措在世界范围内是鲜见的。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行业也充分发挥主动性,一直“自下而上”开展先行探索,以引起政府的重视。如前文“行业觉醒时期”提到的图书馆总分馆制,便是一个由地方经验和机构实践转化为国家政策的典型案例。与之类似的,还有在前文“制度成型时期”提及的“知识工程”,其最初起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旨在建设和发展广西图书馆事业,促进爱书、读书和使用图书馆风尚,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40]。在地方政府和当地图书馆的努力下,该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得到国务院和文化部的高度评价,最终通过中宣部、文化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全国“知识工程”实施方案》,这项工作从地方拓展到全国[61]。

可以说,公共图书馆只有深度嵌入国家减贫的大格局、大方略之中,才能在减贫事业中获得充分保障,其作用与功能的发挥才具备实现前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图书馆行业也应当主动对接国家的减贫战略和大型工程,充分挖掘和发挥公共图书馆对减贫工作的可能价值。

4.2 立足专业内涵激活创新实践

公共图书馆同时具备专业属性与行政特性。上文将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的第一项贡献定位在“专业助力”上,实际上,在专业服务之外,作为事业单位的公共图书馆还为减贫工作提供了诸多人、财、物的支持。但是,现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百余年来积攒的专业精神、专业理念、专业话语和专业经验才是其区别于其他机构(制度)的独有特征,才是其能够为减贫事业做出独特贡献的保证。

保持和激发公共图书馆的专业性,以创新思路探索和解决减贫事业中的种种困难,是另一项重要经验。在资源稀缺和条件匮乏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地各级公共图书馆就立足专业性开展创新实践。例如,1985年,安徽省太湖县图书馆建立全县农村专业户服务卡制度,主动摸排、建立档案,积极联系山区的专业户,通过走访、互换、订购等方式增加专门文献,定期提供养殖/种植信息和市场信息,获得广大农民的表扬[62]。又如,湖北省仙桃市图书馆的“农民读书读报活动”,在1986年间为乡镇企业和村联户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油印了两万多份水稻栽培管理技术资料,为当地利用水稻栽培新技术开展农业生产提供支持;组织小分队解决乡镇企业150多个技术难题;还多次召开图书馆(室)扶贫工作会议、举办农业培训班等[63]。上述案例较为早远,如今已不为学界、业界所熟悉,但正是早年公共图书馆在信息扶贫、科技扶贫、文化扶贫等工作中展现的专业功能以及基于专业认知与专业习惯做出的各项工作,才使其在各类文化机构中脱颖而出,在各项国家重大减贫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也因为其专业特质,20世纪90年代之后,公共图书馆才得以在文化扶贫政策体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4.3　循序渐进动态实施减贫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战略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同时实施精准扶贫,一直根据实际情况,在扶贫路径、资源使用方式、扶贫模式、考评体系等方面持续做出调整[28]。文化主管部门与公共图书馆行业显然也认识到:贫困治理是一个实践问题,公共图书馆应当明确其在不同减贫阶段与减贫战略中的定位,根据资源条件和现实状况,循序渐进地参与推动减贫事业。

中国的减贫行动是讲求实际的。文化是重要的,但在减贫工作的早期,由于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国家和地方只能"因陋就简"地建设图书室;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其减贫边际效应的降低,这一表述更改为"一定的文化设施建设";再后来,随着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齐备,系统性、全覆盖的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才被明确提出。同样,分析摸索酝酿时期到全面参与时期的50余份政策文本也可以看到,公共图书馆在中国减贫事业中一直发挥重要功能,但其具体作用并非固化的,而是不断调整的。摸索酝酿时期,公共图书馆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的作用颇受重视,但这一角色后来随着农业科技模式的转变逐渐淡化;与之相对的,从制度探索时期开始,公共图书馆在文化扶贫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职责,在智力开发、社会教育等方面,公共图书馆的作用贯穿始终。在民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时,与公共图书馆相关的文化与信息保障可能并不是最迫切的,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的角色是倾向于独立化、个体化的;而随着民众的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贫困治理需要向纵深发展,公共图书馆在"扶智"与"扶志"中的价值逐步彰显,于是走向了全行业发声倡导、共同探索、联合推动的新起点。

4.4　汇聚各方力量形成事业合力

在参与减贫事业的过程中,图书馆行业加强内部联合、拓展外部合作,共同形成合力,有效应对减贫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种"事业合力"不仅仅是宏观层面的行业经验,实质上也是微观视角下的机构经验:由于贫困地区往往位于中西部、边疆地区或农村基层,在减贫工作中发挥主体作用的一般是县级或基层图书馆,其资源较为稀缺、人力也明显不足,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借力发达地区图书馆,省、市一级图书馆或志愿者等多方力量。

"事业合力"的经验内涵,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国家与相关部门重视并支持公共图书馆与其他相关机构联合参与减贫事业。最典型的是,过去数十年的多项大型减贫工程如文化共享工程、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等,往往由多部门联合实施、由国家财政予以支持,具有较强的牵引作用。通过参与这些大型工程,公共图书馆与许多相关部门和机构建立了稳定密切的合作关系。其次,以中国图书馆学会为代表的图书馆行业组织有力地联合全国图书馆界,推动各机构共同参与减贫工作,通过组建专门委员会、推广优秀案例、开展行业培训和交流、落实对口支援帮扶等多种方式开展交流互助。最后,各地公共图书馆积极联合政府和相关单位、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构建了卓有成效的公共图书馆减贫共同体。例如,很多发达地区图书馆突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域限制,将资源和服务延伸到贫困地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流动图书馆"项目就先后在新疆哈密、西藏墨脱等地建立了分馆,为边疆民族地区图书馆提供资源、设备、技术、干部培训等专业协助[64]。

5　结语

尽管中国已经消除了整体性的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面向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面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根本要求,在更加强调发展性问题的相对贫困语境下,公共图书馆将有望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减贫事业提供更大助力。在当下的“后扶贫时代”,公共图书馆行业首先要直面基层图书馆依然存在的诸多问题,并进一步展开有效行动:建设常态减贫机制,推进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化与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包容,保障特殊群体文化信息权益,着力打通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精准对接民众多元需求,提升公共图书馆在农村与基层服务中的实效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提高乡村和脱贫地区人员的发展能力,避免其再次落入贫困的陷阱;推进信息平等,构筑基层普惠的数字资源与智慧服务;最重要的是,守护并加强图书馆的专业性,以负责任创新的理念发展,支持更包容、更可持续的发展[65]。

作为图书馆事业的利益相关者,我们必须高声倡导、着力论证公共图书馆对建设“更加平等、更具人文关怀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价值[66]。2022 年 7 月,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布了新版《公共图书馆宣言》。作为全球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文本,新版宣言的变化之一是特别突出了图书馆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67],而贫困问题正是联合国《2030 年议程》中的首要议题。图书馆人应当认识到:图书馆的危机看似不少,大多却不值一提,但作为一种文化保障与信息公平的制度,倘若我们无法践行和阐述其在减贫这一项人类共同挑战之中的作用,尤其是专业作用,那么,它将迎来真正的生存挑战!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图书馆负责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22BTQ100)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21-02-25)[2022-11-08]. https://focus.scol.com.cn/gcdt/202102/58066136.html. (XI J P. Speech at the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summary and commendation conference[EB/OL]. (2021-02-25)[2022-11-08]. https://focus.scol.com.cn/gcdt/202102/58066136.html.)

[2]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EB/OL]. (2016-01-13)[2022-11-08]. http://infogate.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2030kcxfzyc_686343/zw/201601/t20160113_9279987.shtml.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B/OL]. (2016-01-13)[2022-11-08]. http://infogate.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2030kcxfzyc_686343/zw/201601/t20160113_9279987.shtml.)

[3] 吴理财. “贫困”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分析的贫困[J]. 经济评论,2001(4):3-9. (WU L C. Economic analysis of “poverty” and its analysis of poverty[J]. Economic Review,2001(4):3-9.)

[4] 李正彪. 简论阿马蒂亚·森理论对中国反贫困的启示[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1):140-143. (LI Z B. Suggestion of Amartya Sen's theory to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poverty[J]. Journal of Chinese Youth Social Science,2003(1):140-143.)

[5] 杨国涛,周慧洁,李芸霞. 贫困概念的内涵、演进与发展述评[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4(6):139-143. (YANG G T,ZHOU H J,LI Y X. A review of the connotation,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verty[J].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2,34(6):139-143.)

[6] 刘经宇.公共图书馆要继续深入开展为经济建设和"星火计划"服务工作[J].黑龙江图书馆,1989(6):2-6.(LIU J Y.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continue to carry out in-depth service work for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park plan"[J]. Library Development,1989(6):2-6.)

[7] 饶权,杰拉德·莱特纳,孙坦,等.图书馆的社会作用:提升信息服务　助力脱贫致富——脱贫攻坚与图书馆作为专家笔谈[J].图书馆杂志,2020,39(4):4-20.(RAO Q,LEITNER G,SUN T,et al. Library's social roles:prompt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to fight against poverty:on library's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J]. Library Journal,2020,39(4):4-20.)

[8] 习近平谈摆脱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EB/OL].(2018-10-09)[2022-11-08].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8/1009/c385476-30329647.html.(XI Jinping talks about getting rid of poverty:poverty will help the wise,poverty first cure the fool[EB/OL].(2018-10-09)[2022-11-08].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8/1009/c385476-30329647.html.)

[9] 张世定.文化扶贫:贫困文化视阈下扶贫开发的新审思[J].中华文化论坛,2016(1):31-36.(ZHANG S D.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a new reflection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verty culture[J]. Journal of Chinese Culture,2016(1):31-36.)

[10] 方清云.贫困文化理论对文化扶贫的启示及对策建议[J].广西民族研究,2012(4):158-162.(FANG Q Y. Enlighten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ory of poverty culture to the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J]. Guangxi Ethnic Studies,2012(4):158-162.)

[11] 闫慧.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信息贫困问题[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2,34(1):4-5.(YAN H. Information pover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ntryside[J].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Agriculture,2022,34(1):4-5.)

[12] 科学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办好图书室促进队办工业的发展[J].图书馆学刊,1980(4):41-42.(The road of becoming rich through science is getting wider and wider:running the library well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am run indust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1980(4):41-42.)

[13] 普及科学知识　促进农业生产——东沟县卧龙大队办图书室的经验[J].图书馆学刊,1980(4):34-36.(Populariz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he experience of setting up a library in Wolong brigade in Donggou Count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1980(4):34-36.)

[14] IDIEGBEYAN-OSE J,OWOLABI A,SEGUN-ADENIRAN C,et al. Information provision by public library to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gent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J]. Public Library Quarterly,2019,38(1):103-115.

[15] ISLAM M S.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library in Bangladesh[J]. Information Development,2009,25(2):99-111.

[16] JONES S K. The community library as site of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for women:insights from rural Uganda[J]. Libr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raries & Information Services,2009,59(2):124-133.

[17] 辛秋水.文化扶贫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价值[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137-140.(XIN Q 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J]. Fujian Tribune,2010(3):137-140.)

[18] 姜汉卿.图书馆与文化扶贫[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3):89-92.(JIANG H Q. Library and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1998(3):89-92.)

[19] 褚树青.公共图书馆助力文化扶贫:聚众合力,授人以渔[J].图书馆杂志,2021,40(3):25-27,33.(CHU S Q. Public libraries aiding poverty alleviation:mobilizing all fronts to "learn fishing"[J]. Library Journal,2021,40(3):25-27,33.)

[20] 吴建中. 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4):4-17. (WU J Z. Re-discussion of ten hot top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7,43(4):4-17.)

[21] 饶权,克里斯汀·麦肯齐,杰拉德·莱特纳,等. 弥合数字鸿沟 促进数字包容:信息社会中图书馆的新使命[J]. 图书馆杂志,2021,40(2):4-19. (RAO Q,MACKENZIE C,LEITNER G,et al. Digital divide and promoting digital inclusion:the new mission of librarie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J]. Library Journal ,2021,40(2):4-19.)

[22] RUIU M,RAGNEDDA M. Between digital inclusion and social equality:the rol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Newcastle upon Tyn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earch,2016,40(123):69-87.

[23] WOJCIECHOWSKA M D. The rol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pital in local communities:a theoretical study[J]. Library Management,2021,42(3):184-196.

[24] 黄小华. 广东省捐赠换书中心述略[J]. 图书馆论坛,2017,37(4):122-128. (HUANG X H. A brief account of the Donate & Exchange Book Center of Guangdong Province[J]. Library Tribune ,2017,37(4):122-128.)

[25] 吴小蕊. 图书馆+文化扶贫:重庆市"少年儿童爱心图书接力服务"活动案例研究[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6):49-53. (WU X R. Library plus poverty alleviation:a case study of "children's loving books relay service" in Chongqing[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2020(6):49-53.)

[26] 肖红凌. 贫困地区流动图书馆建设[J]. 图书馆论坛,2019,39(12):136-143. (XIAO H L. Construction of mobile library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J]. Library Tribune,2019,39(12):136-143.)

[27] 严贝妮,万尹菲. 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文化扶贫的模式研究[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9):1-5,12. (YAN B N,WAN Y F. Study on the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in provincial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2018(9):1-5,12.)

[28]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EB/OL]. (2021-04-06)[2022-11-08].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4/06/content_5597952.htm. (Poverty alleviation:China's experience and contribution[EB/OL]. (2021-04-06)[2022-11-08].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4/06/content_5597952.htm.)

[29] LIU M,FENG X,WANG S,et al.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over the last 40 years:successes and challenges[J].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20,64(1):209-228.

[30] 袁明宝,余练. 精准扶贫嵌入与全面脱贫的基层治理逻辑[J]. 开放时代,2021(3):163-179,10-11. (YUAN M B,YU L. Targeted poverty-alleviation penetration and the grassroots governing logic in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J]. Open Times,2021(3):163-179,10-11.)

[31] 崔元培,魏子鲲,王建忠,等. 中国70年扶贫政策历史演进分析[J]. 世界农业,2020(4):4-12. (CUI Y P,WEI Z K,WANG J Z,et al. The evolution and design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n the past 70 years[J]. World Agriculture,2020(4):4-12.)

[32] 图书馆信息工作暨为"星火计划"服务经验座谈会纪要[J]. 图书馆学通讯,1988(1):10-12.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library information work and service experience for "spark plan"[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88(1):10-12.)

[33] 姜岳,王振东. 辽宁省公共图书馆是怎样为经济建设服务的[J].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5):41-45. (JIANG Y,WANG Z D. How does the public libraries of Liaoning Province serve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1994(5):41-45.)

[34]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EB/OL]. (2006-11-19)[2022-11-08]. http://www.gov.cn/zwhd/ft2/20061117/content_447141.htm. (Outline of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EB/OL].

(2006-11-19)[2022-11-08]. http://www.gov.cn/zwhd/ft2/20061117/content_447141.htm.)

[35] 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EB/OL]. (2001-10-15)[2022-11-08].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1/Document/307929/307929.htm.(China's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EB/OL]. (2001-10-15)[2022-11-08].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1/Document/307929/307929.htm.)

[36]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EB/OL]. (1994-04-15)[2022-11-08]. https://xczxj.suining.gov.cn/web/gkml_fpkfj/zcfg/-/articles/6985128.shtml.(The 8-7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1994-2000)[EB/OL]. (1994-04-15)[2022-11-08]. https://xczxj.suining.gov.cn/web/gkml_fpkfj/zcfg/-/articles/6985128.shtml.)

[37] 文化部文化扶贫委员会.以文化扶贫为突破口 推动农村两个文明建设[J]. 中国贫困地区,1996(2):24.(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Commission,Ministry of Culture of the PRC. Take culture poverty alleviation as a breakthrough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wo rural civilizations[J]. China's Underdeveloped Regions,1996(2):24.)

[38] 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EB/OL]. (1995-11)[2022-11-08]. http://www.gov.cn/zwgk/2005-05/25/content_700.htm.(Progress in China's human rights cause[EB/OL]. (1995-11)[2022-11-08]. http://www.gov.cn/zwgk/2005-05/25/content_700.htm.)

[39] 启动智力脱贫的杠杆——文化扶贫至今已走过13年[EB/OL]. (2007-06-26)[2022-11-08]. http://www.gov.cn/govweb/jrzg/2007-06/26/content_662446.htm.(It has been 13 years since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the lever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alleviation,was launched[EB/OL]. (2007-06-26)[2022-11-08]. http://www.gov.cn/govweb/jrzg/2007-06/26/content_662446.htm.)

[40] 麦群忠.振兴图书馆事业的三大"工程"——"知识工程"、"万村书库"工程、"一二三"家庭读书工程述评[J]. 图书馆论坛,1996(4):19-22.(MAI Q Z. Three "projects" to revitalize the library cause:a review of "knowledge project","ten thousand village library" project and "one,two and three" family reading project[J]. Library Tribune,1996(4):19-22.)

[41] 程焕文,彭嗣禹,高雅,等.改变21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进程的十大创新[J]. 图书馆杂志,2018,37(11):26-34.(CHENG H W,PENG S Y,GAO Y,et al. Ten innovations of changing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21st century[J]. Library Journal,2018,37(11):26-34.)

[4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2.(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World Bank Group. Four decade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drivers,insights for the world,and the way ahead[M]. Beijing:China Development Press,2022.)

[43] 张勇.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百年馆长论坛"上的主旨发言[J]. 图书馆,2004(6):1-2.(ZHANG Y. A gist speech on "librarian forum of a century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J]. Library,2004(6):1-2.)

[44] 李国新.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的时代任务[J]. 图书馆,2005(2):1-2,9.(LI G X. The ages task of the new library movement of 21st century[J]. Library,2005(2):1-2,9.)

[45] 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年鉴2007[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1-5.(Library Society of China,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hina library yearbook 2007[M]. Beijing: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9:1-5.)

[46] 国家重点文化项目"送书下乡工程"启动[EB/OL]. (2003-12-08)[2022-11-08]. http://news.sina.com.cn/s/2003-12-08/21471289391s.shtml.(The national key cultural project "sending books to the countryside" was launched[EB/OL]. (2003-12-08)[2022-11-08]. http://news.sina.com.cn/s/2003-12-08/

21471289391s. shtml.)

[47] 文化部. 送书下乡工程[EB/OL]. (2009-10-22)[2022-11-08]. http://zwgk. mct. gov. cn/zfxxgkml/ggfw/202012/t20201205_916525. html.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he PRC. Send books to the countryside project[EB/OL]. (2009-10-22) [2022-11-08]. http://zwgk. mct. gov. cn/zfxxgkml/ggfw/202012/t20201205_916525. html.)

[48] 农家书屋工程简介[EB/OL]. (2015-04-28)[2022-11-08]. https://www. zgnjsw. gov. cn/booksnetworks/contents/403/250517. html. (Introduction to the farm library project[EB/OL]. (2015-04-28) [2022-11-08]. https://www. zgnjsw. gov. cn/booksnetworks/contents/403/250517. html.)

[49]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EB/OL]. (2021-07-03)[2022-11-08]. http://www. qstheory. cn/qshyjx/2021-07/03/c_1127620127. htm. (A well-off society has been built in an all-round way on the land of China: on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important speech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EB/OL]. (2021-07-03)[2022-11-08]. http://www. qstheory. cn/qshyjx/2021-07/03/c_1127620127. htm.)

[50] 上海图书馆发布《文化精准扶贫发展研究》报告[EB/OL]. (2016-05-11)[2022-11-08]. https://mct. gov. cn/whzx/qgwhxxlb/sh/201605/t20160511_781728. htm. (Shanghai Library releases the report of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EB/OL]. (2016-05-11)[2022-11-08]. https://mct. gov. cn/whzx/qgwhxxlb/sh/201605/t20160511_781728. htm.)

[51] 北京市文旅局. 北京市积极推动文化扶贫工作[EB/OL]. (2018-12-20)[2022-11-08]. https://www. mct. gov. cn/whzx/qgwhxxlb/bj/201812/t20181220_836589. htm. (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and Tourism. Beijing has actively promoted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EB/OL]. (2018-12-20)[2022-11-08]. https://www. mct. gov. cn/whzx/qgwhxxlb/bj/201812/t20181220_836589. htm.)

[52] 点亮留守孩子心中的灯——来自省图书馆"相约乡读"现场的报道[EB/OL]. (2020-12-02)[2022-11-08]. https://www. hubei. gov. cn/hbfb/rdgz/202012/t20201202_3064362. shtml. (Lighting the lamp in the heart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 report from the scene of "meeting to read in the countryside" of the Hubei Provincial Library[EB/OL]. (2020-12-02)[2022-11-08]. https://www. hubei. gov. cn/hbfb/rdgz/202012/t20201202_3064362. shtml.)

[53] 重庆图书馆. 书香送暖 筑梦车田——"书香筑梦乡村行"文化扶贫活动走进酉阳县车田乡[EB/OL]. (2019-12-19)[2022-11-08]. http://www. cqlib. cn/?q=node/4590. (Chongqing Library. The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ctivity of "the journey to countryside with fragrance of books" entered Chetian township of Youyang County[EB/OL]. (2019-12-19)[2022-11-08]. http://www. cqlib. cn/?q=node/4590.)

[54] 《图书馆杂志》社. 脱贫攻坚与图书馆作为:全国图书馆扶贫案例集[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 (*Library Journal* Pres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ibrary action: national library poverty alleviation case collection [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20.)

[55] 张树华,胡继武,杨沛超. 80年代以来图书馆为科研、为生产服务的进展与展望[J].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1):45-50,81,93-94. (ZHANG S H, HU J W, YANG P C.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library servic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conomic production since 1980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2(1):45-50,81,93-94.)

[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RC. Moderate prosperity in all respects: another

milestone achieved in China's human rights[M]. 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21.)

[57] 鲍墨尔根.文化权利发展的中国文化建设路径[J]. 人权,2020(5):44-59.(BAUMERGEN. The path of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rights[J]. Human Rights,2020(5):44-59.)

[58] 中国人权白皮书[EB/OL]. [2022-01-03]. 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special/20180228/.(China's white paper on human rights[EB/OL]. [2022-01-03]. 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special/20180228/.)

[59] IFLA. 抓住机遇,实现发展:国际图联和联合国2030年议程[EB/OL]. [2022-11-08]. https://www.ifla.org/zh-hans/news/2030/.(IFLA. Seizing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IFL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agenda[EB/OL]. [2022-11-08]. https://www.ifla.org/zh-hans/news/2030/.)

[60] IFLA. The international advocacy programme[EB/OL]. [2022-11-08]. https://origin-www.ifla.org/DE/ldp/iap#:~:text=The%20International%20Advocacy%20Programme%20%28IAP%29%20The%20IFLA%C2%A0International%20Advocacy,the%20SDGs.%20It%20ran%20from%202016%20to%202018.

[61] 张春兴.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新举措——对实施"知识工程"的思考[J]. 山东图书馆季刊,1998(2):39-41.(ZHANG C X. A new measure to develop library undertaking:reflec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knowledge engineering"[J]. The Library Journal of Shandong,1998(2):39-41.)

[62] 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 发展中的中国图书馆事业:1985年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交流材料选编[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35.(Librarianship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he PRC. The developing Chinese librarianship:selected exchange materials of the 1985 national library work conference[M]. Beijing:Bibliography and Literature Press,1988:35.)

[63] 刘培之.仙桃市"农民读书读报活动"调查报告[J]. 图书馆学通讯,1987(2):17-19.(LIU P Z. Xiantao City "farmer reading newspaper activities" survey report[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87(2):17-19.)

[64] 程焕文.图书馆的价值与使命[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149-150.(CHENG H W. The value and mission of library[M]. Shanghai: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2014:149-150.)

[65] 肖鹏,蔡沅欣,陈苗.负责任创新视域下的信息资源管理(LIS)研究:初步展望与思考[J]. 图书馆建设,2022(1):97-102.(XIAO P,CAI Y X,CHEN M. LIS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preliminary perspectives and reflections[J]. Library Development,2022(1):97-102.)

[66] IFLA. The mission of the public library of today:what's new in the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EB/OL]. [2022-08-06]. https://repository.ifla.org/bitstream/123456789/2007/1/The% 202022% 20IFLA - UNESCO% 20Public%20Library%20Manifesto%20at%20a%20Glance.pdf.

[67] IFLA. IFLA-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2022[EB/OL].(2022-07-18)[2022-08-06]. https://repository.ifla.org/bitstream/123456789/2006/1/IFLA - UNESCO% 20Public% 20Library% 20Manifesto% 202022.pdf.

肖　鹏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006。

赵庆香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收稿日期:2022-11-09)